

續文獻通考

明·王圻撰

明·王圻撰

續文獻通考

第一卷

現代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一年·北京

影印《續文獻通考》序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明王圻撰。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進士，官至陝西布政參議，後歸故里，專以著書爲事。他有感於馬端臨《文獻通考》不及宋嘉定以後事，又以爲貴與之作《通考》「詳於文而略於獻」，故頃四十年之力，撰成了這部《續文獻通考》，上接宋嘉定，下迄明萬曆，不僅在時間上接續了馬書，而且在類目上也有創新，是一部兼採《通志》之長，獨具特色的典制專史。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後，一部影響較大的典制專史巨著。它共有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凡二十四考，其中，除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考爲馬氏所新增者外，其它十九考，皆「倣《通典》之成規」，而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看得出，如果說作爲政治家和理財家的杜佑，在他的史著《通典》中比較注重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話，那麼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則兼及文化，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社會的各個方面，這無疑是對這種典制專史的一個發展。』

正象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對《通典》的門類有所增益一樣，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對馬書的門類亦有增益。王圻的這部書共分三十考，除全部包括馬書的二十四考外，氏族、謚法、六書、節義、道統、方外六考，爲馬書所無。

但這六考亦非全屬王氏獨創，其中氏族、謚法、六書三考，顯然是根據鄭樵的《通志》所增，後人評論這部書兼有《通志》之長，其原因即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典制專史，後書視前書在門類上總有所調整和增益，除部分反映了作者的一己之見外，其主要則是反映了歷史的發展。如《通典》只有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而《文獻通考》却增加為二十四考，其中如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有諸考，在《通典》中只是食貨典中的子目，馬端臨將這些子目升級，與選舉等考并列，恰恰反映了自兩稅法施行之後，這些方面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它們已不同程度地成了左右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方面。至於增加經籍等有關文化方面的類目，亦反映了由於印刷術的發展，我國封建文化出現的空前繁榮。因此，馬端臨對《通典》類目的調整和增益，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應該的，因為惟其如此，才能真實地反映出隨着歷史的演進，各項典章制度所發生的變化。同樣，王圻對《文獻通考》類目的調整和增益，也正是對宋嘉定以後到明萬曆末年這段歷史發展情況的客觀描述。

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在田賦考中增加了黃河、太湖、三江、河渠四個子目，在國用考中，增加了海運，在學校考中，增加了書院考等等，這些新增的子目，清晰地反映出它們對有關方面的巨大影響。例如黃河為害，史不絕書，它引起王圻的特別重視，顯然是因為戰亂和統治階級的日趨腐朽，河害越來越嚴重，它不僅關係封建王朝田賦收入，而且對社會安定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王圻記載了歷次河患，說：「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并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為尤急。」河患已「關係國計」，王圻當然要在田賦考中作這樣的增補了。太湖和三江的增益也是一樣，常言道：「蘇蕪熟，天下足。」江南的發展，已成了封建國家的重要經

濟支柱，在田賦考中增益這兩個子目，客觀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

關於海運，在二十四史中，最早作這方面記載的是《元史》，這說明海運在元代才有了較大發展，王圻在國用考中闢海運目，詳載了元明兩代海運的情況，而且比《元史》、《明史》的記載都詳盡，如對於元代海運，既記載了每年海運糧粟的數量，還記載了海運的組織形式，這說明王圻對海運發展很了解，並且對此發展作了如實的記述。

書院制度，興於北宋，盛於南宋，在我國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影響。馬端臨在學校考中對書院作了簡明的記載，因其出現歷史尚短，很多方面還須完善，故將其附在郡國鄉黨之學中。而王圻作爲明末人，他看到了書院自宋以後的重大發展，故上溯南唐，下迄明末，對書院制度的發展源流作了考訂，肯定了這種制度對我國教育和學術發展所起的作用。

道統考、方外考是王圻的獨創，這兩考的增設，反映了明代儒、釋、道三教對峙的客觀事實。儒家思想長期以來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然而對於它的源流，前考未載，而後有述者，在上則止于堯舜禹湯，在下則以宋儒直接漢代諸儒，而漢唐以降全無及焉。王圻不同意這種說法，對儒學的發展過程作了探討，排列出道統發展總圖和諸經傳經圖說，釐清儒家的師承，肯定了魏晉以來幾百年儒學的發展，及其在儒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批評了宋儒爲了抬高自己不顧歷史事實的錯誤說法，這種批評也暗喻了明代道學的衰落。方外考所記載的道、釋二家，都標榜超脫塵世，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涉足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藝術，甚至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起居，他們對整個社會生活的影響並不亞于主張積極入世的儒家，他們的思想理論是構成社會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續文獻通考》列此考是非常必要的。道家總紀和釋家總紀記載了兩教的起落興衰，交待出它與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的密切關係。但佛教的記載止於元代，這或因涉嫌朱氏王朝，故王圻避而不錄。

王圻對《文獻通考》類目的調整增益，反映出時代發展的狀況，而對沿用條目所做的改動，也頗有新意。馬端臨的經籍考收書宏富，採用輯錄體，援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對諸書做了準確具體的介紹。王圻經籍考則突出續編的特點，主要收載宋嘉定以後出現的書籍，其中尤以明代為主。因年代較近，所以只在書名下簡介作者，一般不介紹書籍的內容、成書經過等等，但對宋、遼、金三史的著錄則是個例外，用輯錄的辦法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三史在編纂過程中，圍繞着以誰為正統展開的爭論，以及最後各自為正統修成三史的經過，把元修三史的時代特點顯示了出來。《續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不標明分經史子集四部，雖然從書目的編排看，仍沿用經史子集的順序，但由於不分四部，介乎兩類之間的書籍便可能得到妥善的處理。這說明，四部分類已不適應明代學術、文化的發展，需要探索新的圖書分類法，而王圻正是做了這種新的嘗試。列內府書，記載勅修書籍的情況，這也是與馬端臨不同之處。勅修書興於唐代，繼而宋代勅修四大書，於是勅修之風大盛，明永樂帝召集一批文人學士編纂了二萬二千九百卷的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經籍考著錄了它成書的始末，肯定了它對保存我國古代文化遺產所起的作用。此考還記載了這一代勅修的《列女傳》、《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從這些書目不難看出，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的明代，必需依靠加強思想控制才能維持統治，開列內府書，客觀上表明了這一趨勢。

雖然王圻《續文獻通考》有很多長處，但它的缺點也不能忽略。前人批評它分門別類，則踏駁而無當；纂言

記事，冗雜而不經」，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如節義考及道統考的先儒、方外考中的道家姓氏、釋家法嗣等，都是人物傳記，把列傳這種體裁引入典制專史是不合適的，確有「冗雜不經」之嫌。另外經籍考中已列「小學」目，而在六書考中又列《倉頡篇》、《集韻》這類小學書，這說明《續文獻通考》在分類上還有不科學之處，然而瑕不掩瑜，《續文獻通考》仍是一部相當有價值的史學巨著。

清乾隆年間勅修了《續通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一般地認為，這「三通」當中，以《續文獻通考》為最好。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它抄襲了王圻《續文獻通考》。王書上繼《文獻通考》，下迄明萬曆後期，第一次把嘉定後事跡典故匯為一編，並以記載明事為詳，王圻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真實具體，何況他的記載下限，與清《續文獻通考》只差四十余年，所以清《續文獻通考》能抄王書。可是抄襲時又多有刪減不當之處，如在職役考復除目，王書記元英宗時事云：「英宗至治二年，詔流入復業者免差役三年，又免陝西明年差役十之三。三年（時泰定即位未改元），詔明年改元，免大都興和差役三年、八番思播洞寨差役一年。」而勅修《續文獻通考》只保留「免陝西明年差役十之三」。另外，王書記明英宗時事：「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而勅修《續文獻通考》削而不載。就此兩例，不難窺見兩書之短長，但是勅修《續文獻通考》却取代了王圻《續文獻通考》，使其長期不傳。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王圻《續文獻通考》為萬曆年間刻本，原題「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前有周家棟序（萬曆三十年）、溫純序（萬曆三十一年）、許維新書後（萬曆三十一年）、自序。此書記載的時間下限大體在明萬曆三十年左右，故從幾個書序撰寫的時間推測，此本即是最早的刻本，刊刻較精，現據以影印。相信此書的出

版，必將受到國內外廣大史學工作者，尤其是史學史和明史研究工作者的普遍歡迎。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曾貽芬

一九八四年十月

續文獻通考序

治天下有道因是已夫因未
易言也有不可不因之迹若
禮樂制度文章爲前人所已
損益以遺後世之章程者是
也又有不可不因之心若情

續文獻通考

卷之

神心術之微以主宰於禮樂
制度文章之間得之則以王
道而成王化不則權謀功利
雖一匡亦仲尼之徒不道是
也然其迹與心譬則樹木然
必培其根而後枝茂又譬則

導川然必濬其源而後流長

故仲尼論世不廢損益而因
先之子輿則單言因曰因先
王之道若爲高之因丘陵爲
下之因川澤然豈故若氷炭
之不相投柶鑿之不相入我

續文獻通考

卷之

二

知之矣仲尼懼道不行故詳
言因與損益以言政子輿懼
襲義者紛如故合不忍人之
心與政以言仁總之道不離
因而因不離心者近是宋儒
馬貴與以杜氏通典僅自上

古迄唐天寶米經史百家爲
文名臣奏議及先儒評讚爲
獻上下數千年終宋嘉定亦
核矣而生丁宋末故畧嘉定
以後不及金元我

明

高皇帝開天啓運

列聖肇述宏脩諸賢翊贊其禮

樂制度文章之精軼唐虞陋

宋元郁郁乎盛矣

昭代文獻又烏可無稽此雲間

王元翰文獻通考所由續也

續文獻通考

三

元翰故同余舉進士又同應
召余給事

禁中元翰爲西臺御史日相
與聚談今昔典故乃元翰則
慨仲尼說禮憂杞宋無徵由
文獻不足以不大用於世益

續文獻通考

三

四

肆力搜羅且四十年遂成此
考示余余卒業而抵掌快之
蓋輯遼金元與

國朝典故併詳嘉定以後而增
節義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
外諸考其以節義附學校氏

族附封建六書附經籍謚法
附王禮考黃河太湖河渠附
水利海運附漕運之末蓋各
有深義若曰此枝也而非根
也流也而非源也所損益之
迹也而非可因之心也故所

重於道統尤詳夫道統關世
運隆替係理亂興亡之故前
考未載後有述者第詳堯舜
禹湯文武而以宋儒直接漢
代漢唐以降無及焉然漢唐
表章講論之功亦豈容泯故

以道統附帝系以書院附學
校又以仙釋附四裔令不與
吾道角庶幾道統之傳與帝
系不朽得其根而枝可茂也
得其源而流可長也得其心
而迹可宰也然則元翰衛道

爲天下之意將令後之君工
從魏乎煥乎之成功文章而
逝蕩蕩無能名之精以關睢
麟趾之意而考周官之法度
也寧苦於無可因也乎哉易
畫損益二卦而其指乃在自

上下下天施地生堯雖無能
名而史贊其仁如天夫非仲
尼子輿所欲因者耶故曰治
天下有道因是已考凡二百
五十四卷授諸劄劄者

督撫南畿曹公時聘按吳直指

續文獻通考

卷八

前何君熊祥今馬君從聘趙

君之翰周君家棟而監督經

營則知郡事許君維新也元

翰名圻嘉靖乙丑進士提督

湖廣學校按察司僉事

萬曆癸卯孟春上浣之吉侍

經筵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

院掌院事左都御史關西温

純序



續文獻通考

卷八

八

續文獻通考叙

不佞誦法孔子孔子當周
敬王之時去夏殷未遠文獻
何寡也孟子曰諸侯惡
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非
獨害已之以也當時國各

續文獻通考

序六

孫訓

有史則史之權敬而不能
合并為十二又并為七
則史之國合而國之史未
必合籍令夫子非列子則
不能問官伯陽非柱下史
怨亦不能盡致禮蓋滋古

若斯之難也然試以世論周

千八百國之君界在梁冀
諸州者十九而玉關未闢王
會猶未圖也赤白之狄獵
稅葦有之戎與中國語言
不通文教亦蔑焉非有謾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二

張華

書歲增亂華竊國并竊我
仁義聖智之法也夏商
官倍周官三百六十屬刑政
尚簡不繁非有車載斗量
遞更而遞變也晉之大也而
不得觀易象春秋吳之強

也而不得觀六代禮樂非
有今日之家六籍而戶百
家以及雲笈貝葉之夥也
繇茲以譚有能上下今古
收並蓄以為後世考禮準
繩也者信足術矣余師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三

名

洪洲王公雲間博雅君子
也懸車之暇乃取馬氏通
攷而續之余觀其書大都
補通典而祖貴與且既已搜
三史羅二氏而獨於道統
三致志焉邇源綴系激頭闡

續文獻通考

序文

四

名

幽以暨節孝忠憤之流裒
然備矣說者謂貴與以明
禮也幽閨巖穴與閩閩瀛洛
之統視典制不倫乃余謂
貴與而非明禮則可貴與
而誠明禮也禮直文質三
統已哉尚書古史也精一
孰中千古以為鼻祖易談
天人春秋懼亂賊而韓宣
子乃曰周禮則禮固有在
哉且貴與不云乎經史傳
紀吾以謂文奏既品評

吾以謂獻夫使叢談瑣說
并收方簡而紹明聖緒幽
貞節憤之英願且逸焉是
貴言所言之獻而棄獻所
獻之獻也豈不悖哉茲俊
也洵可謂貴與忠臣矣抑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五

王成刻

余猶有疑焉夏商之禮夫
子能言則胸中有完禮矣
何籍文獻而必欲激之文
獻無徵其所能言者何物
也周之文獻激矣乃不曰
言周而曰從周何也今王公

遠規黃虞近續嘉定凡
國家功令中祕典故靡不捆
載無論包舉夏商即生今
之世以言今者又何易焉
夫聖人以其精而印之文
獻故取其微後世以其粗

續文獻通考

序文

六

云

而求之文獻故取其備且
聖人之言之也以用之也
四代禮樂費于為邦乃不
得已而託激詞於立哀之
世以為見諸行事可以觀
矣王公之讀考也抑豈徒

閩惠施之五車侈鄴侯之
萬架掩美馬杜蘄以為考
古者筏乎夫亦未用之蘊
蟠鬱磅礴藉此以抒其藏
耳入五都之市者各厭所
欲而去鄧林之木棟梁亦
不盡用其用於天下後世
遠矣

萬曆壬寅歲季夏朔

賜進士第巡按浙江等處文林
郎監察御史楚黃周家棟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七

撰

王公之制其山陰也

世以燕良節行幸而

制之而於湖海諸

四外野察其下

重入之言

而

續文獻通考

序文

八

書續文獻通攷後

馬氏通攷以文屬以載籍以獻屬以稟疏論讚以類夫稟疏以類亦文也來吳人而不得射以書記以類當已如此則與孔子所謂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一

京

獻者抑又異矣夫孔子所謂文不立欲以書傳信也所謂獻不足欲以文信書也文則墳索記載之屬不與言矣而獻射指當代之識大識小者皆隱君子而

在若吳氏則以子載之後

纂述非古吳氏已具有故全欲以文詞取信而所重不在獻所為畱稟論一類以當獻者不欲舉孔子所定兩端獨存吳一故以

續文獻通考

序文

二

言之稍近吳氏者塞之吳并孔子所謂獻者終不敢謂吳為一例也以以稱足文足巨獻之不足猶祀宋也今王公續通攷吳義例一倣馬氏而又益以海